

越過領袖的曠野

作者：賴淑芬

在中國服侍，我曾經因著國情而要結束國內的困境兒童家舍，就像失去自己的孩子般的感受。治療的過程也是一趟曠野之旅。以下是我於 2017 年讀書時的功課，有 18 頁之多，藉此與你分享這趟“曠野逆境”的心路歷程和屬靈意義，盼能成為你的參照和鼓勵。

內容

從結束「泉源之家」來思考“逆境”的屬靈意義	2
為何世界有這麼多苦難？	3
逆境與領袖生命的塑造	3
上帝將領袖推進孤立	3
第一階段是剝奪(Stripping) - 幫助領袖由破碎中進入與神深交。	5
滿腹疑問	5
第二階段是摔跤(Wrestling) - 將“為何”的經歷轉為“因為”，讓領袖更渴求神。	6
心靈的摔跤	6
人犯罪卻歸疚神，合乎理嗎？	6
我無法理解神，卻選擇越過理性的信心	7
上帝是包底專家，以痛苦成就美善	7
因為愛，耶穌進入苦難	8
迎向甘苦的服侍生命	9
難逃苦難，選擇面對	10
即或不然的信心	11
第三階段是親密(Increase Intimacy) - 加深領袖與神的關係，讓他將來的事工是由他的“生命 being” 所出來。	12
以真我面對神	12

再次回顧異象.....	12
重尋身份和優先次序.....	13
第四階段是前瞻(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 – 釋放領袖更多認識和經歷神，燃點領袖更深渴求神在生命和事工上的同在。.....	14
繼續成為受苦世界的安慰者.....	14
主不會讓祂的應許落空.....	14
狹蓬中找到另一片天.....	15
再創造是由安息開始.....	16
總結.....	16
解開疑問.....	16
曠野帶來對己對神的新認識.....	16
我們的生命藍圖.....	17
參考.....	18

從結束「泉源之家」來思考“逆境”的屬靈意義

自從 2015 年佔中後，中國對境外服務機構開始加強監管，開始規範化。「泉源之家」一直領有「民辦非企業」牌照，合法在內地營運，但今年一月，政府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導致境外服務機構，在生存和經營上雪上加霜。機構也努力不懈地按照程序辦理註冊手續，盼望繼續營運。沒想到於今年 3 月便發生私人安置點《韶關托養中心》，於 49 天內有 20 人死亡的事件，導致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即時安排到全國志願機構做檢查，位於農村的「泉源之家」，被指場地和消防設施不夠理想，機構一直積極尋找新地方以求達標，但一直未找到合適地方，最終面臨要關門這個困境。

對於我這個要明白神心意才能“撐”得過逆境的人，心情仍然悲慟，我按捺不住“有話問蒼”天的心情，究竟神向我說甚麼？

以下，我於用字上，苦難和逆境是有相同的意思。而曠野和孤立亦是相同意思，指人因苦難和逆境而出現的狀況。

為何世界有這麼多苦難？

異象大師 George Barna 曾於 1999 年抽樣訪問美國人，“如果神願意解答你一個問題，你會想問甚麼？”，結果最多人想問的是(17%)，“為何世界有這麼多苦難？”¹事實上，沒有信仰的人，或會將痛苦訴諸於“命運”。但對基督徒，最困擾莫過於目睹人類受苦，卻仍要相信上帝是愛人類的。

我發現上帝不是苦難的制造者，罪魁禍首是人濫用自由意志，帶來災難。但上帝能使用苦難，讓它成就我們生命的美善，變成逆向的祝福。就好像孩子犯錯、或無辜地被他人所傷。作為父母的，會倍加關注，提醒、分析、明白、鼓勵、關愛和管教等。目的是為了讓孩子，明白在世上必經痛苦，但可以將這些經歷化為學習，以致將來更加成熟，擇善而執，成為美善的人。在這個大前提和例子下，苦難和愛人的神可以並存和被理解了。而天父的愛，總在人受苦時變得真實和刻骨銘心。

逆境與領袖生命的塑造

我讀的是轉化型領導，深信逆境與領袖的生命成長是緊扣的。如甘陵敦所言，我們的經驗，無論好壞，都是滋養我們領導生命的重要元素。我們要用另一個眼光來審視過去不好的經歷，例如孤立、衝突、危機和攻擊等，讓自己能從回顧中轉化，擁抱這些經驗，視之為來自上帝化了妝的祝福。魯益師提出一句話：「痛楚是上帝的擴音器」。他說：「當我們快樂時，上帝向我們細語，向我們的良心說話，當我們痛苦時，上帝就用擴音器向我們說話。痛楚是上帝的擴音器，喚醒一個耳聾的世界。」²是的，逆境中，我會特別想聽到上帝的聲音，生命會有大幅度的轉向。由充滿自己，轉為渴慕聽祂。

上帝將領袖推進孤立

發生事故，這段時間的我，內心異常孤單，不是缺乏同行和慰問，而是內心的懸念未獲答案，或許就進入了“孤立”(isolation)的狀況。我就像一個不慎踩入了浮沙的人，死命地抓著救生繩索，以免窒息。孤立就驅使我尋求它的屬靈意義，讓我找回堅實的硬地。孤立的原因，可以是正面的，例如讀書，也可以是負面，像我這次沒有絲毫還價能力的「硬食」事件。Shelley Trebesch 提到，領袖在逆境中，正是神將領袖推進去孤立狀況的處境，為的是深化與領袖的關係，讓她在視野上有新的眼光(paradigm shift)，來看自己和處境，從而對服

¹ 這個調查是由 Barna Research Group, Ltd. 研究，研究日期是 1999 年 1 月。

² 魯益師，痛苦的奧秘：一場思辨之旅，宋偉航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1)，

待和事工，也有所改變。³ 看到了屬靈領袖這樣解說，心裡由害怕生出敬畏和期待。

羅學川說曠野是在得到新的屬靈力量和增長之後，好像為了要保證我們得到新力量能產生更有效的服侍而來的“煉淨”…曠野代表一種準備的階段，好讓我們能轉移進入新的服侍。⁴而甘陵頓 Robert Clinton 亦提到，視野的轉變 (paradigm shift) 是神突破領袖生命的一個重要項目。目的是讓領袖有革命性的改變。⁵ 羅學川以“曠野”來形容領袖面對的逆境。他對“曠野”的經驗描述，雖然他的用詞比較激烈和嚴峻，但它確能說出我的心聲，讓我感到被明白。

曠野是一個絕望、自覺迷失與黑暗的地方、是我們死了又死，跌到了好像無法再爬起來的所在；也是使我們自足、自義的幻象剝落之處，讓我們目睹赤裸裸、充滿罪惡的自我。有曠野裡，整個生命意義的架構就如同同一塊布被撕得稀爛，我們如同跌入了混沌的深淵中，忽然，卻又轉而進入了更深廣上帝妙愛的汪洋裡。…在曠野裡，我們更清楚地看見了自己…我們會遇見上帝，卻常發現自己的旨意與祂的旨意有衝突；正如雅各在天未亮之前，與上帝角力而永遠痠了腿。⁶

當我的旨意與祂的旨意有衝突時，我就進入曠野了。有時，順服是神聖和必須的，但大多是不愉快，總伴隨著艱辛的爭扎- 願意放手、被破碎，甚至不知道還可以如何走下去。每一個渴慕成長的領袖，總得走進自己的曠野！

羅學川認為，曠野是一種靈魂的心路歷程，可導致生命的蛻變。它是基督徒在屬靈和個人生命上增長的一個階段。但每個人在曠野裡的心路旅程都非常孤單，似乎沒有人瞭解自己，⁷ 即或你在關心的人當中。而這個無人明白的境況是神聖的，它會驅使人離開對人的依賴，無論是肯定、意見和幫助，走向渴想遇見全然明白祂的神。然而，我自己也見過許多領袖，就是無法理順上帝給予逆境背後的心意，導致與神之間擱置了一幅牆，甚至無法在神的國度走下去。曠野，可以是領袖最好也是最壞的時刻，失去一個生命或得回一個成長的生命，未可預料。上帝將人放在曠野，對祂和對我們，都是個大冒險啊！

³ Shelly Trebesch, *Isolation :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 USA : Banabas Publishers, 1997, 10.

⁴ 羅學川著，曠野的經歷，黃輝爵譯。(台北：橄欖監基金會，2001)，7。

⁵ Robert Clinton, *The Paradigm Shift – God’s Way of Opening New Vistas to Leaders*, 1993, Barnabas Publishers, 1993.

⁶ 羅學川著，曠野的經歷，黃輝爵譯。(台北：橄欖監基金會，2001)，4-5。

⁷ 同上，4-5。

然而，上帝將人放在曠野，就一定有方法讓人從中得益和走出來。Shelley Trebesch 研究過很多領袖的孤立經歷。她歸納了領袖去出“孤立”的四個步驟- 剝奪(Stripping)、摔跤(Wrestling)、親密(Increase Intimacy)和前瞻(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⁸ 既然孤立或曠野有著神的旨意，有著能更深認識神的吸引力，也有步驟可依，我就用它來檢視我當前的狀況，盼望找到路標，能離開和完滿這個曠野的旅程。

第一階段是剝奪(Stripping) - 幫助領袖由破碎中進入與神深交。⁹

滿腹疑問

當惡耗傳來，與孩子的突然分離，變得像做夢一樣，帶來我和團隊不斷的疑惑、震動和難過。同工與孩子之間瀰漫著無限的依依不捨、擔憂、無助和淚水。對我這個要明白神心意才能“撐”得過逆境的人，縱然此刻正忙於善後的工作，心情仍然悲慟，我按耐不住“有話問蒼”天的心情。聖經的答案，甚麼等候主再來，施行審判，再沒有苦難等的善意答案，只會讓我更孤單，根本無法滿足我裡面的空洞。我期盼神在逆境中，再一次展示：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受苦中，人可以選擇，懷著忿怒退縮，對上帝失望；她也可以接受試煉所得的喜樂。¹⁰ 聖經允許我們哀慟、抗議、對所遭遇的邪惡忿怒以對(而且認為這樣沒錯)。¹¹ 我確實忿怒退縮，我要與摯愛的孩子說再見，還有失去我用盡汗水、引以為傲的「泉源之家」。頓時湧出的感受包括：對孩子的擔心、對同工失去工作的愧疚、還有惱人的善後工作、身份的迷失、對未來職事迷惘、難於交待的尷尬…。

當上帝沒有得到自己的批准，就取去我珍而重之的事工，還有再次被拋棄的孩子…當上帝作事的方法與我對祂的認識和期望相違背時，我就頓時抗議。主不是說，要我們發展好這個服侍樣板，讓它被參考和延伸，以讓更多有心人祝福更多孩子嗎？如今，這個這個辦板，卻仿佛被毀了。與此同時，我計劃於

⁸ Shelly Trebesch, *Isolation :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 USA : Banabas Publishers, 1997, 38.

⁹ *Ibid*, 44.

¹⁰ 楊腓力著 Philip Yancy, 有話問蒼天, 黃陳妙玲譯。(香港: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2), 127。

¹¹ 萊特著, Christopher J.H. Wright, 我不理解的上帝: 再思苦難、迦南、十架、終末, 黃從真譯。(台北: 校園出版社, 2013), 70。

2019 年不再做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總幹事，卸下重擔，專心困境兒童的工作，那下里路的我，將何去何從？

此外，事件也帶來我與神關係的不穩定性。這段時間，我內心翻騰，翻出了許多負面感受和思想。上帝讓孩子再被遺棄，祂真的愛他們？(疑惑)；機構的中國事工還能發展嗎？那我何去何從呢？上帝對「泉源之家」講了這麼多應許，還會兌現嗎？以上的質疑，一直困擾著我，若不能在主裡得著答案，它們會導致我 1. 懷疑神的愛和屬性；2. 因失去異象而出現身份的迷失；3. 我一直追求聆聽神心意是否真實？以上的爭扎都是致命的，能打擊我的事奉生命和與神的關係。這段時間的屬靈戰爭卻是如斯劇烈，仿佛對上帝多年的信任，來了一次大測試！我這段時間忙著做功課和善後，缺乏安靜。而撒但，牠卻虎視眈眈地站在一旁，等著我何時倒下。

第二階段是摔跤(Wrestling) - 將“為何”的經歷轉為“因為”，讓領袖更渴求神。¹²

心靈的摔跤

當我發現自己的旨意與神的旨意有衝突，我的心靈就進入摔跤的狀態。雅各與神摔跤在回家見以掃的路上感到非常害怕，天未亮之前，他與那人摔跤而得勝，使他對於應付敵人的信心大大增加，或許就不再因畏懼而逃避苦難了。我覺得自己都需要與神對話(摔跤)。

人犯罪卻歸疚神，合乎理嗎？

我們對上帝的質疑，縱然祂欣賞和接納我們的心靈誠實，但當祂將自由意志給了人類，這個世界就進入了罪惡不堪的境況 - 遺棄兒女的冷漠父母；只求利益而妄顧生命的人；不公義的政府…終極受害的，不單是我們，還有孩子。那為何神不出手干預？首先，上帝不想我們變成機械人，祂想我們有選擇愛或不愛的自由，耶利米書卅一章 3 節，神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如斯偉大的神，卻為了讓人類享用自由，甘於將祂的影響力，因人的反應而受到限制。

再者，要是神蹟始終不斷，這世界就變成一直有神出手干預，那這樣的世界，也不會有甚麼重要的大事需要由人類來抉擇了。¹³ 當人類弄得一團糟，

¹² Ibid, 44.

¹³ 魯益師，痛苦的奧秘：一場思辨之旅，宋偉航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1)，121。

甚至牽連無辜的，就像我們的孩子，那要被譴責的是政府的冷漠、官員的貪財等，上帝只能為我們包底，努力將惡的變成善，努力將搞砸的計劃再納入正軌，讓祂對我們的應許得以兌現，那我仍要“歸疚”神，這個合乎理嗎？

我無法理解神，卻選擇越過理性的信心

當約伯同樣質疑上帝時，上帝沒有直接答他，只讓他再次看到神創造的壯麗和偉大，令人驚訝祂的全能和權能。謙卑下來的約伯回答耶和華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或作：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 42：2-3。是的，我根本無法認識上帝的工作，即使祂將作事的大圖畫給我看，我也未必明白。

萊特在「我不能理解的上帝」一書中提到，「發問」是表達最深刻層面的信仰，有多少是在描述，即便此刻我無法盡然理解我也承認：信心尋求理解，但信心最後並不依靠理解。當然，這並不是說信心的本質是「不理性」的，恰恰相反，信心會領我們進入現今無法理解的領域。¹⁴ 當看到主的全能，對比起自己的渺小和對神的無知，但過去與神同行多年，神的確是良善的，我選擇相信，不是通過理性，而是信心。

上帝是包底專家，以痛苦成就美善

到今天，上帝依然為人類做包底和善後的工程，神想減少苦難帶給人類的痛苦，提升苦難為人類帶來的祝福。保羅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8。楊腓力說明“萬事”在他來說，是患難、困苦、迫害、飢餓、危險，是保羅一生的寫照，也在證明上帝不是興起那些困境，卻是透過困境在保羅的身上作工。¹⁵ 主知道沉淪的世界，也為領袖帶來了軟弱、苦困、逼迫，但神能使用這一切，讓領袖的生命更像祂。¹⁶ 保羅更提出，「因為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我們越發覺自己軟弱，就越會依靠上帝。

¹⁴ 萊特著，Christopher J.H. Wright, 我不理解的上帝：再思苦難、迦南、十架、終末，黃從真譯。(台北：校園出版社，2013)，21。

¹⁵ 楊腓力著 Philip Yancy，有話問蒼天，黃陳妙玲譯。(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2),123。

¹⁶ 卡森著 D.A.Carson，認識苦難的奧秘，何醇麗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1)，89。

小屋的作者威廉·保羅·楊說：「我們不明白造物主、設計師，很難懂得從大圖畫着想，看的都是小小局面，凡事以自我為中心。」¹⁷不順心就呼天搶地。布洛齊(Henri Blocher)在《邪惡與十字架》對邪惡深入研究，得出聖經中三項根本的真理。邪惡的全然邪惡；神的全然良善及神的全然掌權。他以約瑟的故事來顯示三項真理皆存在。約瑟遭手足的殘害，神在試煉中保守約瑟的良善，就像神是良善一樣，教他以神認為對的反應來回應。通過一關又一關的試煉後，約瑟才能寬然地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五十：19-20。最終，經過連番逆境，上帝能完成在約瑟生命的旨意。¹⁸但約瑟需要相信神能包底，以對的態度來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功課，神就能將惡變為善。

我看過華里克牧師講道的影片，他提到，我們的經驗，無論好壞，都帶著命定。也沒有一個傷痛不是帶著目的，將來被神使用。關鍵是，我們要用另一個眼光來審視過去不好的經歷，例如孤立、衝突、危機和攻擊等，讓自己能在回顧中轉化，擁抱這些經驗，視之為來自上帝的化了妝的祝福。華人的教會文化較著重做事(doing)，對甚麼是生命(being)有一種陌生感。但受苦卻是主孕育我們生命的必修課，能清理我們的事奉雜質，使我們更像保羅，在任何處境都尊主為大。

因為愛，耶穌進入苦難

耶穌自己，也是受苦的神。祂虛己，放下爭扎，選擇順服上十字架。受造物一開始就知道神就是神，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一刻，就出現了嚴酷的抉擇，看要選擇神還是自我作為中心。¹⁹在受苦中爭扎，其實是無法放下己，是不能接受上帝的做法沒有按照自己的標準和期望；祂的形象也不合乎自己心中的定形。失望、埋怨…悠然而生。人的靈性只要一切稱心如意，才不會去想放棄自我意志這樣的事。²⁰John Stott 提到患難見真愛，唯有愛叫我們肯為所愛的人受苦。示每拿的基督徒預備隨時為基督擔苦，且始終如一的愛基督。他們正如彼得和約翰一樣，「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使五：41)²¹

¹⁷ 威廉·保羅·楊著，小屋 *The Shack*，陳敬旻譯。(台北：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20。

¹⁸ 萊特著，Christopher J.H. Wright, 我不理解的上帝：再思苦難、迦南、十架、終末，黃從真譯。(台北：校園出版社，2013)，79-80。

¹⁹ 魯益師，痛苦的奧秘：一場思辨之旅，宋偉航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1)，127。

²⁰ 同上註，155。

²¹ John Stott, 從啟示錄看基督的教會觀。(香港：宗教教育中心，1999)，28。

耶穌也因為愛才能上十字架，讓我想起「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十：14-15。耶穌能夠捨己背十字架，在痛苦爭扎中體貼神的旨意，那是因為與天父的關係，帶著彼此認識和愛，才能完全順服，以至於死。示每拿在不斷受苦和割捨中，能真知道神，唯有愛的關係，人才願意捨己背十字架。小屋一書裡面的主角質問天父為何讓他失去摯愛的女兒時，老爹(天父)說：「不要以為我兒子選擇做的事，沒有讓我們付出昂貴的代價。愛也一定會留下重要的記號。」²² 苦難也有記號，其中是深的痕跡是愛。

詩三十四篇的題目是「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詩三十四：1-3。受苦的人應該是「謙卑人」。大衛以他的經歷告訴我們，在受苦中，繼續讚美、高舉祂的話，受苦的人必會喜樂！Timothy Keller 更認為，成功的事工，必須讓「謙卑人 the afflicted 聽見，就要喜樂。」耶穌因為愛而上十字架，大衛因為苦難背後帶著神的拯救而歡喜。

迎向甘苦的服侍生命

今天的信徒都喜歡聽祝福的話：「應許兌現」、「祝福滿溢」、「成功神學」……卻甚少有人講及苦難的深層祝福，甚至鼓勵人迎向苦難這個功課。我看了費蘭度的《迎向甘苦的服侍》，他說：服侍主的人一定會遇到苦難，但同時會得到不能言喻的喜樂，在受苦享樂的過程中學用簇新的眼光去理解苦與樂。費蘭度提醒，喜樂與痛苦可以並存，喜樂來自我們有力量去背起十字架，是喜樂讓受苦變得有意義。喜樂與苦難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概念，兩者可以亦必須並存。²³

回想過去幾年，主真的在建立我的受苦恩賜，而費蘭度的教導也幫助我迎向甘苦的服侍，心中多了願意和期待。兩年前，一位牧者為我分析屬靈恩賜，她說主可能要發展我的受苦恩賜，我心內明白，但仍大叫不妙。當安靜默念主受苦的生命時，我想起「聖靈親自和我們的靈一同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既然是兒女，就是後嗣；是神的後嗣，也和基督一同作後嗣。我們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 8:16-18) 受苦是作為神兒女的標記；受苦是得榮耀的另一途徑。

²² 威廉·保羅·楊著，小屋 The Shack, 陳敬旻譯。(台北：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123。

²³ 費蘭度：《迎向甘苦的服侍》，陳俊莉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3年），頁28。

難逃苦難，選擇面對

基督教輔導學之父保羅·杜尼耶(Paul Tournier)，在太太去世後寫了《創造性的痛苦》(Creative Suffering)，他的立論是：痛苦與喜樂都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他自少痛失家人，他說：「……我可以真心地說，我感到十分悲哀，但我是快樂人。」²⁴ 沒有人選擇經歷痛苦；沒有人喜歡回顧痛苦，但它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

走進異象一定會遇上苦難。因為聖經說，凡立志行善，在世敬虔渡日的，必受逼迫。但我們可以在困難、痛苦下經歷神的愛。事實上，最能夠經歷神的愛和信實，就是苦難的時刻，包括在肉身、情感、人際關係等等所種軟弱。保羅說主的恩典夠用，叫他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保羅的服侍是充滿困難的典型例子。真正的領袖必定會樂意「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提後 2:3) 為基督的緣故忍受苦難是一項特權。(羅 8:17-18) 特權是伴隨著要完成的特別任務(苦難)而來的能力。

況且，「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4:17)²⁵ 這段經文也是我常常鼓勵自己的經文。無論個人的感覺如何、處境如何，或者眼前的挑戰有多艱難，總相信這是服侍者的常態，持守異象，信主加力，總能跨越，最後親嘗分享主榮耀的喜悅。此刻，我仍無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但我願意以祂的心和真理來回應。當我們願意以愛和良善回應創痛遭遇時，療癒便能發生了。²⁶

苦中有淚，淚中有恩

以賽亞書 30:18 提到在苦難中等候神的，必蒙眷顧和帶領。「因此，耶和華必等候要恩待你們；他必興起來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神。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錫安的人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們必不再哭泣。他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恩待你；他聽見的時候，就必應允你。主雖然以艱難給你們當食物，以困迫給你們當水，但你的教師必不再隱藏；你必親眼看見你的教師。每當你偏左或偏右的時候，你必聽見後面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²⁴ Paul Tournier, *Creative Suffering* (London: SCM Press, 1982), 60.

²⁵ 麥約翰：《領導真正領袖的二十六項特質》(香港：方舟機構有限公司，2006年)，頁 137。

²⁶ 威廉·保羅·楊著，小屋 The Shack, 陳敬旻譯。(台北：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20。

當我放下疑問，尋找上帝在這次震動中的足跡時，我看到上帝愛我，愛同工和愛孩子。祂預知中國政府會因為維穩而推出政策，至終會導致許多慈善組織離開，而在這個巨大浪潮中，我們也無法倖免。然而，與上帝同行多年，我回想上帝的本質，才讓我找回堅實的踏腳之地。我深信上帝給人自由的意志，即或在上的為我們帶來無理的對待，甚至殃及一班無家可歸的孩子，我仍相信上帝並非始作俑者，刻意設計試煉，來達成祂在人身上的目的。相反，祂預知事情會發生，生怕我們受不了，所以用了兩年時間來預備我們。祂知道同工會無法割捨，甚至對於無法再保證孩子的福祉，而感到無助，所以祂讓我們聽到孩子遷出後，自己如何勇敢地依靠神，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

兩位年輕愛孩子的同工，有這樣的領受，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門徒頓時沮喪迷失，主依然照計劃受死，祂要門徒記住的，不是主的死，而是與主同行 3 年多，當中的種種經歷和榮耀。主不離開，聖靈就不來；聖靈不來，門徒就無法經歷更新，帶來往後翻天覆地的影響。同樣，當孩子不能再依靠大人，孩子就經歷第一手信仰。有一位牧者鼓勵我，他說他 20 歲時並不珍惜聚會，當到外國餐館工作時，才為著失去聚會的機會而常常流淚。結果，神親自牧養他，燃點了他讀聖經的火熱，後來更成為牧師。我想起去年，可能天天都有聚會的緣故，孩子確實有點“嫌棄”，惟願提醒和親自牧養牧師的天父，同樣親自牧養孩子。

想起有一個晚上，當孩子們見到同工落在悲傷中，孩子居然主動地擁抱和祝福同工，給予安慰和感謝。其中一個孩子擁著我，說多謝我開了「泉源之家」，讓他經歷了愛。是的，能傳能給的，我們都做盡了。我深信孩子在「泉源之家」帶走的愛和對上帝的信心，能鼓勵著他們依靠神繼續前行。對於那班忠心付出卻面臨失業的同工，我們又能否相信作在“最少的身上”，上帝會以祂的國來賞賜他們？何況，患難見真情，同工們彼此擁抱欣喜，信誓旦旦，矢志陪孩子走到最後，我深信，我們擁有了讓神動容的團隊！

即或不然的信心

在保羅的書信中，有一封信寫下了一段親身的經歷，說明他甘願付出代價：「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林後 4:8-11) 一個為著完成神異象，連死也不怕的人，使撒旦只能抱著自己的無助逃跑。

聖經裡也有即或不然的功課。尼布甲尼撒王下令全國人民要向他的像膜拜，不然必會被扔在火窯中燒死，怎料三位年輕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不肯拜像，更回答王：「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 3:17-18)

「即或不然」即「即使不是如此」，就算被烈焰燒死，他們仍會堅持所信的，這信心是何等大！Charles Colson 提到甚麼是真正的信心：「就是無論環境如何，甚至有不利的境況，都能相信和順服。信心若建基於看得到的有利證據，那就不是信心了。」²⁷ 啊，即或不然的信心，恐怕要在曠野走多幾趟，死了又死，才能對自己倒空，成為陶匠手中的泥，任由主來模造。

第三階段是親密(Increase Intimacy) - 加深領袖與神的關係，讓他將來的事工是由他的“生命 being”所出來。²⁸

以真我面對神

Shelly Trebesch 提醒，在這個階段時領袖，需要對神有開放和誠實的態度。需要比出時間，停留來觸摸自己的破碎和脆弱。我也勇敢地告訴神我的疑惑，我的難受，甚至我的軟弱。我知道我對神的渴求和需要，是從來未如此強烈，在忙碌的生活裡，不斷呼求著，特別在處理會勾起很多情緒和無助的善後工作，只要小小的麻煩，隊工的誤解，已能將我推到沮喪的邊緣，負面思想和情緒是這麼活躍。我知道我需要神，知道祂良善的本質，並非我所想；祂為我們講過的每一個應許，都是是的，不會落空。特別在這一刻，我需要主，就像魚需要水，沒有主的回應，我是沒法繼續下去的。

再次回顧異象

回顧最初領受異象，是 2005 年 6 月的時候，我苦惱著該否繼續擔任總幹事一職。當時心裏非常掙扎。這不是我想做的崗位，我喜歡做前線工作。於是我在退修時跟主討價還價，當時主只是說：「我的心，掛念著世界各地的無家者。」單單這句話，卻叫我哭個不停……我不禁對神說：「主啊，原來我老是守著一己的安舒區，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但祂的心，居然是記掛著世界上無家

²⁷ Van Diest, John.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 Eugene: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2012, 120.

²⁸ Shelly Trebesch, Isolation: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 USA: Banabas Publishers, 1997, 44.

可歸的人。主啊，我會順服了，我不再走回頭路。」主再說：「不久將來，協會要離開香港，擴展到外地工作。」我回答說：「好的，祢怎樣吩咐，我便怎樣作。」就這樣，我知道協會工作要擴展到其他國家。半年後，在主奇妙的帶領，我就進入了中國開展服侍。

主也知道我這種助人型性格的領袖，很容易將自己的身份價值，與別人的肯定和事工的成效，結連甚至綁在在一起，人和事會是我的「偶像」。有一次默想，我進入了聖經耶穌受洗的一幕。那次，天父說要為我施洗，要我走到水中。我當時有好大的爭扎，覺得不配，也怕被揀選之後，要繼續承擔做帶領的角色。最終，我含著淚，在神的愛中，我看見自己被神施洗，我聽到天父親自說：「你是我的愛女；我喜悅你。」(可一:11)。是這個異象，天父清楚表明揀選我成為領袖，因為我是祂的愛女，這滿足了我對身份的認定。由於深植了這份確認，每當我經歷挫敗、被傷害和自我懷疑時，我會重新尋求天父的確認和牧養，再次認識自己和深化這個身份。有時，別人加諸我的痛苦，乃將我帶到與主發展更親密的關係裡，成為化妝的祝福。

重尋身份和優先次序

對於自己的身份，我也有醒悟。仿佛要再一次深化和肯定。回想起從2008年起，開始籌辦「泉源之家」，我就承擔多了一個總幹事的重擔，10年間生活變得異常忙碌，不斷在時間表中爭扎求存。這個事工特別費力，特別有神的同在，也特別眩目。我投放的汗水和淚水也特別多。我與神的關係，也起了變化。起初，我因著單純愛主的關係而投入異象。隨著越來越投入事工，我與主的關係變得功能，像決策會議多於愛的交流。我仿佛漸漸走在一條越來越乾涸的河床上，卻沒察覺到沒有水了。我需要重新尋找神的活泉，包括「我是誰？」，「我要如何與神同工？」，「甚麼是生命的優先？」感謝主挪走事工，我才不被停不了的大量工作拖著走，反而有停下來思考的空間。

我猛然發現，自己成為了以弗所教會的一員，能勞碌、忍耐、為主的名受苦，但要被責備的是，把起初(對神)的愛心離棄了，所以要回想是從那裡墜落的，並要悔改。(啟二：2-5)我墜落愛心的地方，是容讓事工擱置在我與神的關係中。事工導向讓我對神和對人，都少了駐足和聆聽。諷刺的是，我以做來發揮影響，但當我與神的關係變得功能性，我對家人和同工的影響力反而減弱了。上帝要我們的愛，而不是為祂做甚麼。祂知道當我們離了祂，我們不能做甚麼。只有與祂合一，祂在我們裡面，我們不用做甚麼，也能讓人見到神的愛。我也很喜歡第三部份的身份確認。神的關係勝過一切。

我發現自己也有從神而來的權能和神蹟，但不夠完全。上帝更是一位愛的上帝？一位充滿憐憫慈愛的上帝。我學會了那真正服侍的本質是順服基督的愛去愛人，而非僅是五旬節的能力。²⁹ 與神親密，不是服侍的身份，而是甚麼都不是的時候，仍然以神的關係為最大的滿足。唯有找回這個“第一”，“首要”，我再進入事工，事工和成效，再不會成為我的“第一”了。

當我與天父談工作，祂卻與我談身份。唯有無條件的愛，人再看重的，不是你能做甚麼，只因你是神寶貴的創造。耶穌誇讚馬利亞選上了上好的福份，是不能被奪去的。這個看似易懂卻難行的愛的信息，恐怕上帝願意用我的一生來調教我呢！

第四階段是前瞻(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 - 釋放領袖更多認識和經歷神，燃點領袖更深渴求神在生命和事工上的同在。

繼續成為受苦世界的安慰者

今次的事情，我內心也多了一個疑問，若主再讓我有機會開家舍，我會開嗎？我能忍受再次分離嗎？但主讓我想起非洲的宣教士海蒂貝克 Heidi Baker，她一生陪著極端受苦的孩子，其中死亡的也不少。有一次德蘭修女特別疼愛的一個小女孩，從樹上掉下來死了。她親自安葬小女孩，容許自己哀慟過後，就繼續服侍，直到離世。我的一位代禱者 Carol，幾乎在同一時間告訴我，將來我們接觸的孩子，會更接近死亡，生命更短暫，會更難過，或許神在預備我吧！我深信，天父重視每一個受苦的兒女，用皮袋為我們裝眼淚，無論多痛多傷，愛讓神無法停止祂安慰受傷者的工程。

有一天安靜時，我想起了一套戲的畫面，一套 10 多年前的戲。沒想過，我突然記起它的戲名：Vertical Limit, 內容說一個因攀山而失去家人的年青人，收藏起傷痛，從始不再攀山，後來卻因為拯救妹妹，因為愛，從新出發，戰勝了心理而再攀山。真的，沒有一個傷痕，是神無法醫治的。也沒有一個理由，叫我們不再成為受苦世界的安慰者。

主不會讓祂的應許落空

「泉源之家」的事故，在人看來是不幸、無奈和疑惑——上帝的心意究竟為何？我們看「泉源之家」，就像一粒麥子，死在地裡，結出了許多粒子來！！在成立「泉源之家」之初，我們便領受最終的異像是建立服務楷模，鼓勵及培訓內地有心團體參與服侍困境兒童的服務。這件事情的發生，看來不幸，但

²⁹ 羅學川著，曠野的經歷，黃輝爵譯。(台北：橄欖監基金會，2001)，73。

「泉源之家」的異像已被延續和擴展了 - 首先是兩個大孩子到雲南山區服侍少數民族和困境兒童。第二是外出工作的孩子，自動組隊探訪遷入福利院的“弟弟妹妹。” 第三，有資深的同工到廈門救助管理站工作，傳遞。第四是主興起了當地義工網絡「接棒」，堅負起關顧正上學和上班孩子的責任。第五，泉州基督教兩會非常在意「泉源之家」的結束，與機構設立了籌委會，願意投放具大資源，探討由他們重新辦理牌照，加上我們的專業支援，再開展困境兒童服務。凡此種種，只要人願意放下己見和以為，謙卑地帶上神的眼鏡，就能看到苦中有淚，淚中有恩，都在於我們看逆境的態度。

當我將孩子和同工交托神，心裡的狐疑漸漸褪去，我忽然間充滿感恩。謝謝主賜我一個中場休息的機會，讓我重拾對主最寶貴的愛情，無忘初心。既然麥子死亡是結出許多粒子的開始，我看現在「泉源之家」的局面，不是結束，而是中場休息，因為它仍有下半場。我記起自己寫的書名，是從神領受的：成了一台戲。下半場演出，它是否比上半場更精彩，在於我們這班演員，有多了解導演的心意，與他有多深的默契，我們才能淋漓盡緻地演活導演的劇目。我會預備好一個初心，等待投入下半場的演出。

狹蓬中找到另一片天

此外，因為這個危機事出突然，傷痛之餘，也讓隊工重新思想事工的擺位。當研究者安靜下來，回顧往昔，上帝堅實地在帶領，祂對這個事工仍有未兌現的應許，深信祂不是要我們關門，而是要開另一道門。祂才是掌管中國的神，有危也有機，要問的是：「上帝透過困境，向我們說甚麼？」研究者重新回顧這幾年，神就事工說過的話，給過的應許。就是這個轉向，研究者彷彿在狹蓬中找到了另一片天！研究者就毅然地將事工和個人的工作方向，來個轉向，得到了令人興奮的發現。我們放下「泉源之家」，騰出空間，研究者與同工便整合近 10 年經驗，集中和轉型做「出版、培訓和督導」的角色，傳遞經驗，回應主寬廣的心意。也可到不同的地方，培訓更多有心人來服侍更多困境兒童。

研究者自領受「泉源之家」的異象後，一直知道要推動教會承接這個工作，train the trainers。只是同工一直忙於內部運作－照顧孩子和與官員打交道。因而沒有刻意經營與教會的關係，更談不上有任何推動教會接棒的跟進。政局發展到如斯不歡迎境外人留駐中國，似乎是上帝迫使我們不再眷戀視為自己所出的事工，滿以為只有自己做得最好，而是盡早將它交到本地人手上。何況，教會無論在人力、服務和金錢上，都有主的供應。教會或信徒群體申請牌照來

接手，更能保證事工的延續性，釋出政府疑慮的同時，回應神對孩子的愛和心意。

再創造是由安息開始

整理思緒到此，我想起能放下繁忙的工作，過回正常步伐的生活，多給自己空間，繼續畫畫，看書和寫東西。陪伴丈夫和女兒，會是多寫意！忽然間，我預期逆境過後，伴隨著是一份大禮物 — 休息和享受。其實，我渴求這種平衡生活近 10 年了，只是覺得主交托的工作，總得盡忠地幹。又是僕人的軛，沒法享受真兒子的自由。此刻，我感到開心、釋放、平安和期待。我剛定了六月頭放幾天假期，沒有議程，只是想讓自己休息，也親近神，看祂還有甚麼話對我說，這是我假期裡最期待知道的。

總結

解開疑問

約翰寫的是一封安慰的信，沒有任何責備，神親自安慰在苦難中的士每拿教會。主今天同樣安慰了我，讓我從逆境中學習到捨己，從而更新了我對上帝的認識和關係。這個“孤立”的功課，我知我仍未學完，我寶貴的學習是四方面。第一，我明白到苦難是人濫用自由意志，但上帝能將“萬事”都成為我、孩子、同工和機構的祝福。第二，再一次認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也不再執著自己能做甚麼，或再用力來靠自己做甚麼，我也不介懷如何向人交待。當放下這個工作身份的爭扎，在主裡面尋回真正的身份，我多了一份釋然和自由。第三，在靈裡面，與神又多少一份信任，無論是自己、同工和孩子的將來。我沒法知道祂為我們計劃的大圖畫，我知道自己是渺少的，或許我真像約伯般根本無法明白神，過去的質疑也顯出我的狹隘和無知。但從過去到現在，我深深相信神是良善的。第四，事工的層面，無論是發展、停留或關門，我都願意接受。因為我已不再將自己的價值，與事工掛勾了，好一份大大的自由。

曠野帶來對己對神的新認識

苦難、逆境、曠野、孤立…看似可怕，背後卻是盛載上帝祝福的禮物，不禁讓我對這些功課，少了懼怕，看為神聖的任務。唯願我能習知自己的曠野，也認知自己的心路歷程，並有自己的信仰告白，³⁰才避免這個功課成為糟粕了。

³⁰ 羅學川著，曠野的經歷，黃輝爵譯。(台北：橄欖監基金會，2001),15。

我們的生命藍圖

相信，上帝手中拿著我們的生命藍圖。那藍圖是怎麼樣的？美國小說家索頓·懷爾德在《第八日》描寫了一位好人和他的家庭無端遭害的故事。懷爾德並未對這樣的苦難提供解釋或者解決之道，但提出了「織錦說」。

一幅手工美麗的藝術品，從正面看來，絲線各安其位、配色鮮艷，但若是翻到了背後，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視線扭曲盤錯，有的長、有的短、顏色錯綜複雜。從背面來看，這幅圖像簡直亂得毫無道理；但從正面看，每個打結、剪線、換色的絲線，原來都有巧妙安排。受苦在神的手中，在我們所不能理解的設計藍圖裏，最終是成就了一幅偉大的藝術作品。³¹

上帝是全能、全善的神，我們生命中一切不好的，在祂的一針一線的用心下，只要我們保持著“等著瞧”的期待，祂總會有令人驚喜和感動的結局。

³¹ 威廉·保羅·楊著，小屋 The Shack, 陳敬旻譯。(台北：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15。

參考

楊牧谷，基督書簡：啟示錄的七教會書信，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

蘇穎智，啟示錄：從黑暗到光明，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98。

John Stott ,從啟示錄看基督的教會觀，香港：宗教教育中心，1999。

萊特著，Christopher J.H. Wright, 我不理解的上帝：再思苦難、迦南、十架、終末，黃從真譯，台北：校園出版社，2013。

甘陵敦 (Robert J. Clinton)：《領袖的養成》，劉如菁譯（台北：天恩出版社，2011），頁46。

楊腓力著 Philip Yancy，有話問蒼天，黃陳妙玲譯，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2。

卡森著 D.A.Carson，認識苦難的奧秘，何醇麗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1。

羅學川著，曠野的經歷，黃輝爵譯，台北：橄欖監基金會，2001。

費蘭度著，迎向甘苦的服侍，陳俊莉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3。

威廉。保羅。楊著，小屋 The Shack, 陳敬旻譯，台北：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魯益師，痛苦的奧秘：一場思辨之旅，宋偉航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1。

Lee Strobel, Why Does God Allow Suffering? Volume 24 / Number 1 / 2001 issue of the 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

Richard E. Oster JR.,Seven Congregations in a Roman Crucible, A Commentary on Revelation 1-3,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3.

Timothy Keller,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UK : Hodder & Stoughton Ltd, 2013.

Shelly Trebesch, Isolation :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 USA : Banabas Publishers, 1997.

Robert Clinton, The Paradigm Shift - God' s Way of Opening New Vistas to Leaders, 1993, Barnabas Publishers, 1993.